



韓文卷之三十三

碑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

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之妻前廊音坊節度使散騎常

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為父母

所偏愛選所宜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

甥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事皇姑齊國太夫

人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能盡婦道稱之六親

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

不危溢者楚國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

居藩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教然也夫人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鄜之公府春秋若干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起之辭以羸毀不任即命又加喻勉固不變天子嗟歎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璜顯于魏以佐文侯高陵相漢義以家酬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河東子在鄜時爲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我祀子曰母兮莫我撫已文駟雕軒往來有煒莫尊于母莫榮于妻從古迄今孰盛

與夷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似襲爵名同昌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稽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誌

其輩皆曰莫先實生。于時公舅表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輦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麤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效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遇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

兄三弟。當羣。庠華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羣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縉實逃閔腹子。夏以再家實爲氏。聖愕旋河犢引地。相嬰撥漢納孔軻。後去觀津而家平陵。遙遙厥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暨于幽刻。

唐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幾字君嚴事唐爲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問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數與相見幾爲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

耳目不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幾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俸權知尚書右丞明年拜右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首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爲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邽令管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爲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

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
步有下碇丁定之稅始至有閱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
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
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
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
南以口爲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爲奴公一禁之有隨公
吏得無名兒蓄不言官有訟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
聚爲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利其虜掠請
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
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爲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
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爲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

也。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遂歛兵。江
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
死百無一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桂將裴行立容將
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蹶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
廟。廟入海口爲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
代。唯公歲常自行。官吏刻石爲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
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
年改右散騎常侍。二年而爲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
東光令。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
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兆韋
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遵儒。遵憲。

温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隋其季者奴公
之昆弟五人載戢戢戢公於次爲第二公之薨戢自湖
南入爲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
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銘曰
孔世世嬾合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
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故江南西道觀察使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墓誌

銘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
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
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左江陵使改祠部員

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
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
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
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
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
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榷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
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
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
內因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
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
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

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
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
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
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爲考功
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
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屬不以權臣
爲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
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
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
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約事備一旦張下民
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爲文章

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諱玄暎比部員外郎
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
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
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
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脩尚
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此乃吏
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如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
萬世之藏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

少傳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
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
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第拜北平
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
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爲之土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
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髮漆黑肌肉玉雪
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玉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
虎變也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
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
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
一五六年吾爲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

之哀一歲年至今哭少監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
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
而觀居此世者何如

韓文卷之三十四

碑誌

○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卷表戕狀策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一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不襲蹈前人之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會地負於恣橫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

而不有其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還言某師不治，罷之。以此出爲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爲諫議大夫。」命且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嘗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二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得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祖。聖伏道絕，塞旣極。

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躅。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公諱飛，薄經字某，雍王繪之後，王孫道明。唐初以屬封淮

陽王，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淮陽生景融，景融親

益疎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思一生岌，比四世官不過縣令。

州佐，然益讀書爲行，爲士大夫家。岌爲蜀州晉原尉，生公

未啐以卒，無家，母抱置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至五六

歲，自問知本末，因不復與羣兒戲。帝默然獨處，曰：「吾獨無

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爲人。」年十四五，能開記論語尚

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

爲敵。浸傳之聞諸父，諸父泣曰：「吾兄尚有子耶！」迎歸而坐。

問之應對橫從無難諸父悲喜顧語羣子弟曰吾爲汝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員外尉選魯公真卿第其所試文上等擢爲同官正尉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拔萃選爲萬年尉爲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史去官爲陸渾令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拜南鄭令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慚其廷中入曰令辱我令辱我且曰令退遂怨之拾掇三年無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爲資州刺史公喜曰吾將有爲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其故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馬公又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示以吏事受責死矣長慶元年正月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行完潔白奮厲

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稔有功中宗時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側肅如也七男三女尠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郾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漣光潘皆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華陰縣東若干里漢韓氏冢也故予與爲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旣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廟祀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爲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卽以爲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

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帥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母侮辱。轢蹙。蹙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爲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鵂。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絕罵。衆皆曰。

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佐。郵使請於其帥。馬僕射爲之選於軍中。得故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聞。即自視衣襟。薄厚節時。其飲食。而七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竒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其官。父某其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爲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

順祗修羣女效其所爲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曰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噎音以爲生子獨割也
爲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爲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
名得猛厲音烈也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
者之坦墉割也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府君夫人苗氏墓誌銘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夔贈禮部尚書
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太子司議郎汝州司
馬夫人年若干嫁河南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
族世所謂甲乙者先夫人卒夫人生能配其賢歿能守其
法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爲士妻貞元十九年四月

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年七月某日祔于
法曹府君墓在洛陽龍門山其季女壻昌黎韓愈爲之誌
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貳于藩是生夫人載穆
令聞爰初在家孝友惠純乃及于行克媿德門肅其爲禮
裕其爲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熒熒其哀介介其守循道
不違厥聲彌劬三女有從二男知教閭里歎息母婦思效
歲時之嘉嫁者來寧累累外孫有攜有嬰扶牀坐膝嬉戲
謹爭旣壽而康旣備而成不歉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
或圖或書嗟咨夫人孰與爲儔刻銘宣墓以贊碩休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司
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
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
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
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
焉其夫人事其妙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
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謹謹手瓦石胥其出
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
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
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
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翱旣遷貝州君之
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
于開封壙于丁巳壙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
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
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翱其孫
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處士盧君墓誌銘

處士諱於陵其先范陽人父貽爲河南法曹參軍河南尹
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官司也我在
不可以爲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命卒擗沒之法曹爭
尤強遂并收法曹竟奏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
歸臥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都人至今

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讀書學文皆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又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於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愈於處士妹壻也爲其誌且銘其後曰

貴兮富兮如其林得何數兮名兮壽兮如其人豈無有兮彼皆逢其穢子獨迎其凶茲命也耶茲命也耶

故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

太學博士頓丘李干余兄孫女壻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

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干以進士爲鄂岳從事遇方士柳泌從受藥法服之徃徃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鉛滿一鼎按中爲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爲丹砂云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聞相傳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六七公以爲世誠工部尚書歸登殿中御史李虛中刑部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建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孟簡東川節度御史大夫盧坦金吾將軍李道古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願貫其下者摧而爲火射竅節以出狂

痛號呼乞絕其齒常得水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斃
殿中疽發其背死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
旦無病死襄陽黜為吉州司馬余自袁州還京師襄陽乘
舸邀我於蕭洲屏人曰我得祕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
器可用棗肉為丸服之別一年而病其家人至訊之曰前
所服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
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死金吾以柳泌得罪食泌藥
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為誡者也蘄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
可不可也五穀三牲鹽醢果蔬人所常御人相厚勉必曰
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
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

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
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始
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又悔嗚呼可
哀也已可哀也已

韓文卷之三十五

碑誌

盧渾墓誌銘

前汝父母右汝兄汝從之居視汝如生遷汝居今日月之良汝居孔固今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

虢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安定相王五世孫獻素爲桂州長史化行南方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文而能官嘗爲揚州錄事參軍事故宰相崔圓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公與小民狎至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錄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

陽令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爰桂州君之孫
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少而苛壯而強老而通以元和
元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氏女男曰家女
曰門曰都皆幼初君樂號之士田山水求掾其州去官猶
家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州北十里崔長史墓西
銘曰
凡兆于茲唯其家之材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墓誌銘

四門博士周況妻韓氏諱好尚書禮部郎中諱雲卿之孫
開封尉諱俞之女開封娶趙氏生二女三男開封卓越家
縱不治資業喜酒色徇馬趙氏卒十一年而開封亦卒開

封從父弟俞於時爲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孳於開
封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況進士家世儒者
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軍父諱良甫左驍
衛直詣參軍況立名行人士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
女年二十七以疾卒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俞於時
爲中書舍人爲銘曰

夫失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相王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爲
韓氏良子弟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其祖諱介爲人
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爲伯父起

居舍人某後起居有德行言詞爲世軌式滂既兄第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早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倍文功力兼人爲文詞一旦竒偉驟長不類舊常吾曰爾得無假之人邪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且踰年懼無以爲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爲賀羣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唯於文詞爲人亦然既數月得疾以死年十九矣吾與妻哭之傷心三日而斂既斂七日權葬宜春郭南一里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邪偶自生邪天殺也邪其偶自死邪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銘以送汝其悲奈何

女挈壙銘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爲少秋官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事之卒有侯景之敗可一掃刮絕去不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漢南海揭陽之地愈旣行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挈年十二病在席旣驚痛與其父訣又輿致走道撼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峰驛即瘞道南山下五年愈爲京兆始令子弟與其姆易棺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葬之女挈死當元和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父貽卒河南法曹
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卿兄女生三女三男夫人最長
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充明經宰相休憬曾姪孫出
郟綺載氏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
男與女九人年四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
四月十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令德是茂爰歸得家九子
一母婉婉有儀柔靜以和命不侔身茲其奈何刻銘墓石
以告觀者

乳母墓銘

乳母本徐州人號正真入韓氏乳其兒愈愈生未再周月

孤失怙恃李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所乳
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入朝爲御史國子博士尚書
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慶賀輒率婦
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疾卒卒三
日葬河南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
納諸墓爲銘

韓文卷之三十一

雜文

瘞硯銘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既四年悲
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官實二年登上第行
于襄谷後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于京師聖中
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且識云
土乎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不忍棄埋
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8 毛穎傳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

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
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魏音厥奴音厥鈞音厥切世傳當
殷時居中山得神僊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
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音狡狡而善走與韓
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秦始皇時
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
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
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跣居獨取其鬣
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
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
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節城號曰管城子曰昇規

寵任事穎爲人論記而使敏自結繼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
錄陰陽上策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
家天人之書及至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
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
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
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見廢棄終默
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從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
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
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
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
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

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
○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
○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
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
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
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
本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
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諸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
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卒見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
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下邳侯革華傳闕

○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為船
載糗與糗良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
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糗
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
就新駕塵曠音曠又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
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
若囁音囁欲嚶嚶毛髮盡豎竦肩束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
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
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

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爍濕蒸我非其鄉自
鬼欺陵太學四年朝壅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
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
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齶許救
臭香糗糲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也子
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
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
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揆音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
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
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姦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
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

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抵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
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
肌瘦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實我讐冤凡此五鬼爲吾五
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間朝悔其行暮
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
跳跟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我名凡
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
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
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誰過於
予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予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
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8 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
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
列山澤罔繩擗初朔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
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
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
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
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刺
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
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
土治此民而鱷魚睥何版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能家

鹿麀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亢拒爭為長雄刺史
雖駑駘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心悉枕心現城典賜為
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勢不
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
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
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
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
是終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
冥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
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冥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
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

乃也其無悔

韓文卷之三十六終

韓文卷之三十七

行狀

○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毫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爲文任翰林之選聞召見拜祕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爲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

以爲謹願賜緋魚袋累陞爲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
汾州司馬崔圓爲揚州詔以公爲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
御史以軍事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
由殿中爲侍御史入尚書省爲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爲祠
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公兼
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爲涵判官回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
塲取回紇力焉約我爲市馬旣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
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復土塲爾
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賜不旣多乎爾之馬
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
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于

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旣又相
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曰不敢復有意大國自回紇歸拜
司勳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
寺亞卿爲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卽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
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
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爲金吾未盡一月拜太
府九日又爲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爲華州
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
大夫詔至于上所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
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回紇之師助亂人大恐公旣至恒州
恒州卽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

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其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爲朱泚臣乎。彼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旣爲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拚焉。如公則誰敢議語也。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

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爲尚書左丞。又爲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以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係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詔。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

爲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遂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其病不能事臣請代其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爲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爲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玄佐死于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爲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爲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曹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爲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鄂三軍緣道譟聲庶人壯者呼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唐初玄佐死吳湊代之及鞏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爲而

後命軍士將以爲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
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爲。以告曰。公無爲。惟恭亦
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皆曰。公仁人也。聞
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初。玄佐遇軍士
厚。士寧懼。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
以懷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卒驕不能禦。則置腹心
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
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明。皆
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爲
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爲檢校吏部郎中。
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爲檢校工部員外郎。節

度判官孟叔。反自殿中侍御史爲檢校金部員外郎。支度
營田判官職事僧人俗化嘉禾。白鷗集蒼鳥來巢。嘉瓜
同蒂。聯實四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人威懷有所疑。輒使
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
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他日。事
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
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
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
亂。故君子以公爲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
洋。有闢其郭。闢道謹呼。公來之初。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
歌曰。公旣來。山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誰與安。始公爲華

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
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曰：吾志於教
化。享年七十六。階累陞爲金紫光祿大夫，勳累陞爲上柱
國。爵累陞爲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
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四子。全道、溪、全素、澥。全道、全素皆上
所賜名。全道爲祕書省著作郎，溪爲祕書省祕書郎，全素
爲大理評事，澥爲太常寺太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
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錄。
謹狀。

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毫頓等州觀

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進士侯喜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
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
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
上仙，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拚卷長歎。
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連遭
坎輒，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
此自言爲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
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
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

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嘗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脩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曰：接慤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舉選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閔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歎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

失職而召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爲旱，獨陰爲水。今者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加之，而羣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爲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以臣之愚，以爲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宗之用傅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戚，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賜召問，必能輔宣王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種

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間有棄子逐妻以求口食，圻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途，斃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皆羣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寬而有之。况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者，並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

無任懇款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準六典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七品已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

右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子孫耻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八品已上子弟充其四門館亦量許取無資

廕有才業人充如有資廕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新補人有冒廕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準新補人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唐故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某字某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晉為趙氏晉亡而趙氏為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闕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

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爲薊或作今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爲玉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爲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爲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勲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參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煮器帷幕奔走危難上嘉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

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絳州刺史布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爲繼室是爲陳國夫人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况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參軍敷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

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撥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

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外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土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土則無罪者若孤

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
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
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
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錢重物輕狀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準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重物輕爲
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宜
令百寮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爲錢重物輕救之之
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
人之所能爲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
於官是以物愈賤而錢愈貴也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

布出絲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絲絲百貨去章百里悉出
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
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農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曰在塞
其際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爲器皿禁鑄銅爲浮圖佛
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斤者鑄錢以爲他物者皆罪死不
赦禁錢不得出五嶺買賣一以銀益以錢出嶺及違令以
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
曰更其文貴之使一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
亦千今鑄一而得五足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
曰扶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使人各輸其土
物以爲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

重則用不足。而官吏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
使新錢一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
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勅旨。謹奏。

韓文卷之三十一終

